

宋韵诗痕里的舟山图景

□汪晓阳 陈同

赏沧海胜景

舟山群岛地处东海要冲，在宋代时便以其独特的山海景致与人文气息，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源泉。他们以诗为笔，从多维视角勾勒出宋代舟山的独特风貌。

舟山的山海胜景、佛国禅韵、海疆壮色与民生百味，为宋代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——从“潮痕拥岸棱棱雪”的自然奇景，到“至人亲见古观音”的圣地灵光，从“赤龙白鹞争系”的海防盛况，再到“卤浓盐淡未得闲”的真实生活切片，这片土地以多元的风貌滋养着宋代诗人的笔端。而诗人则以诗为媒，将这份独属于宋代舟山的印记永久镌刻：他们书写下彼时的沧海胜景让后世得以与古人共享舟山的山海神韵，他们对普陀圣地的描摹为佛门胜境的兴起留存了历史剪影，对海疆防务的书写定格了宋代海防屏障的历史样貌，对渔盐民生的刻画则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令人痛心疾首的时代旧疾。

舟山赋予诗人以灵感，诗人回馈舟山以永恒，这份双向的馈赠，让宋代舟山的独特风貌在千百年后的今天，依然能透过诗句触及人心。

舟山海域，风光秀丽。晴日里，海水澄碧如练，映着天光荡起千层鳞浪；风起时，怒涛拍岸似雷，卷起如雪的浪花漫过礁石。远处群岛如青螺浮于碧水，近处渔村藏在绿树间，偶有啼鸟划破静谧，山海相映间，尽是自然的野趣与灵动。

若从海上观岛，宋代诗人释正觉的《航海之宝陀访真歇师兄（其一）》便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画卷。“烟机外分青嶂骨，水天中见白云心”，船行海上，看烟云从山坳间散开，远处的青山逐渐显露出嶙峋的脊骨；水天相接处，白云悠悠飘荡，好似海天相融，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。再近一些，“潮痕拥岸棱棱雪，月魄浮波烂烂金”，潮水退去后，岸边留下的浪花如成片的雪花般洁白；月光洒在海面，又化作一片灿烂的金光，动静之间，海岛的苍茫与瑰丽尽显。

而从岛上观海，宋代诗人柳永的《留客住》则换了一番视角。“遥山万叠云散，涨海千里，潮平波浩渺”，登高远眺，远山层叠间云雾渐散，涨潮后的大海一望无际，潮水平缓，波涛浩渺，仿佛天地都被这片蔚蓝包裹。岸边“烟村院落，是谁家绿树，数声啼鸟”，村落隐在烟霞中，绿树成荫，几声鸟鸣清脆悦耳，海的壮阔与村的静谧相映成趣，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海岛春景。

海上观岛见其幽，岛上观海见其阔，两种视角恰如拼图般拼出舟山独有的山海神韵。这般景致，也无怪宋代诗人舒宣在《和马梓老四明杂诗聊记里俗耳（其二）》中称舟山这蓬莱乡更胜桃花源，说桃花源易迷路，而舟山的仙岛则一航可达——“蓬岛云长在，桃源客不迷。风流未寂寞，游履半香泥”，言下之意，这海上胜境比传说中的桃源更胜一筹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，连木屐都沾满了带花香的泥土。

观普陀圣地

舟山的佛缘，藏在“普陀山”这处海上仙山的名字中。“普陀山”原名梅岑山，因地貌与佛经中观世音菩萨的居所“补陀洛迦”惊人相似，随着佛教的中国化，逐渐成为观世音道场，更名为“普陀山”。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朝廷赐宝陀寺（今普济寺前身）“宝陀观音寺”额，这是普陀山首次获官方认可，“佛门圣地”的地位由此奠定。也正因此，自宋朝时起，不断有诗人与高僧慕名来此“圣地”。

先有宋代诗人高翥礼佛途中，行至昌国县普慈寺（遗址在今定海龙峰山下）已难掩对普陀的向往，写下《昌国县普济寺小亭》。诗中“大士居邻境，闲僧指便船”两句，交代了诗人此刻与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已是近在咫尺，而后两句“若为风浪息，更结补陀缘”更是直白地抒发了诗人内心的迫切——只盼风浪平息，便能即刻赴普陀结下佛缘，字里行间满是朝圣的虔诚。

又有宋代诗人陈允平渡海游普陀后，在其诗《补陀山》中发出“茫茫东海东，古洞石玲珑”的惊叹，海蚀作用造就精巧多窍的古洞，仿佛天然的洞天福地。而“此境元非幻，人心隐显中”两句，更是诗人亲见圣地

而生出的空灵感悟——佛境的虚实，原在人心的显隐之间，诗人的笔触也因这份顿悟变得澄澈通透。

还有宋代诗人陆游晚年重游普陀。他在《海山》中写道“补落迦山访旧游”，即便年老，诗人仍难以忘却这片佛国。“秋涛无际明人眼，更作津亭半日留”，秋日海涛涤荡眼界，渡口小亭的片刻停留，既有对旧游的不舍，也有佛法如潮水般带来的人生的豁然。两次游历，让这份情感愈发醇厚。

除了文人，各地禅师也视普陀为修行圣地。宋代僧人释正觉渡海访师兄时，在《航海之宝陀访真歇师兄（其一）》中直抒胸臆：“至人亲见古观音，化迹今居海上岑”，点明这里是观世音教化众生的遗迹。他笔下“烟机外分青嶂骨，水天中见白云心”的景致，既是渡海所见的山海壮阔，更是禅心与佛境相融的写照，让“根境一如”的修行感悟有了具象的依托。

文人朝圣、禅师驻锡，四方来游的盛况，让普陀山的香火在宋代愈发旺盛。它既是僧人、禅师的修行净土，也成为诗人与佛法相遇的精神驿站。

固海疆防务

宋代的舟山，凭借其“控江带海”的地理特质，成为东南海疆的重要屏障，而舟山的海防建设更是被朝廷视作重中之重。

究其原因，首先在于舟山海域面临着“海寇”与“外患”的双重压力。元代诗人张宪在《送冯判官之昌国》中追忆往昔：“惊涛怒浪尽壁立，楼橹万艘屯战船。”开篇便勾勒出宋元时期海寇频繁来犯的紧张局势——惊涛骇浪中，战船列阵如壁，可见当时为防范海贼、倭寇所费的心力。而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宋高宗为避金军追击，在大臣扈从下渡海奔赴昌国，宋人赵鼎在《发四明奔昌国用韩叔夏韵呈觉民参政》中写到“飘摇一舸随潮去，仿佛三山人眼来”，这所写的正是御舟海上，驶往昌国诸岛避难的情景，也印证了当外患迫近时舟山海防作为皇室避风港的战略价值。

其次，宋代海外贸易发达，而舟山在贸易往来之间承担着海上交通要道的重要职责。宋代诗人陆游在《海山》中以“庵摩勒果隘中州”暗喻普陀山如要隘般扼守着中原与海外的往来，“隘中州”表明此处自唐宋以来，便始终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。而宋代诗人陈允平《补陀山》中“华夷一水通”的直白表述，更点明了这里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关键节点，高丽、日本等国的使者与商船皆由此取道，繁忙的航运让海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

在压力与职责的双重驱使下，宋代的海防建设愈发森严。宋人吴潜在《西河（和旧韵）》中便展现了其鼎盛图景。“壁衙众山翠倚，赤龙白鹞争系”一句，描绘出昌国北部壁下岛、石衢山一带战船云集的景象——“赤龙”“白鹞”等各式战船在此列阵，既是水军操练的日常，也是防御体系的直观呈现。吴潜任沿海制置使期间，在此修建“烽火十二铺”（烽火台），构建起覆盖群岛的预警网络；又推行“义船法”，征用民间船只参与防务，形成军民联防的严密体系。正如词中“凭高一盼大江

横，遥连沧海无际”所透出的气势，这些建设不仅让舟山成为坚不可摧的“海上长城”，更承载着宋人守护疆土、收复故土的壮志。

从商船的帆影到战船的甲光，从烽火台的狼烟到军民的联防，宋代舟山的海防图景在诗文中得以层层铺展。

察渔盐民生

尽管宋代舟山在海防建设与佛国声名上渐趋兴盛，这片海域的繁华与神圣背后，却掩藏着普通百姓的艰辛与苦涩，这在诗人的笔触下显得尤为沉重。

舟山百姓的生计，与大海紧密相连，其中盐民的生活尤为艰苦。宋代诗人柳永曾监晓峰盐场，亲眼目睹盐民煮海为盐的辛劳，在其《鬻海歌》作了细致的刻画：“年年春夏潮盈浦，潮退刮泥成岛屿。风干日暴盐味加，始灌潮波溜成卤。”每年春夏潮水涨满滩涂，退潮后盐民便忙着刮取泥盐堆积如岛，经风吹日晒浓缩咸味，再灌入海水制成盐卤。后四句“卤浓盐淡未得闲，采樵深入无穷山。豹踪虎迹不敢避，朝阳出去夕阳还”更是将劳作的繁重推向极致。可这般辛苦换来的，却是“秤入官中得微直，一缗往往十缗偿”的结局：盐民官仓仅得微薄报酬，借贷的利钱却要一抵十，层层盘剥下，百姓“虽作人形俱菜色”，即便驱妻逐子赶工，也难掩饥寒交迫的困窘。

而官府的横征暴敛，更让本就艰难的民生雪上加霜。宋代诗人王安石在《收盐》中直白揭示了这一现实：“州家飞符来比栉，海中收盐今复密。”州府的紧急公文如梳齿般密集传来，对私盐的缉拿愈发严苛。盐民本就“穷囚破屋正嗟歎”，躲在破屋中哀叹，官兵却“操舟去复出”，反复巡查逼迫。

不过，在这般苛政之下，也有体恤民情的官员。宋人王阮知昌国县时，便在《昌国偶成》中道出百姓的困境：“诸邑皆山可夜驰，海中昌国力难施。风潮阻渡由天地，期会申严限日时。”陆上各县可连夜赶路，而舟山孤悬海中，风潮无常阻碍渡海，官府却严苛限定缴税日期。他痛心疾首地质问：“交门山下须臾死，肉食诸公知不知？”蛟门山一带风急浪高，稍有不慎便船毁人亡，那些高居上位的官员，何曾知晓百姓为缴税所冒的生命危险？诗中末尾两句“愿以老身从此免，忍将人命逼诸危”的呼喊，满是为民请命的赤诚，也为宋代舟山的民生图景，留下了一抹温暖的底色。

从盐民煮海的辛勤，到官府催征的呵斥，再到贤臣为民的呐喊，宋代舟山的民生百态，在诗中交织成一首悲喜参半的乐章。

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82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